



两个老人



圆明新园总指挥徐文荣 伤感暮年

圆明新园通报会上的徐文荣,神采飞扬地完成了他的讲稿,很多处,他的声音很有些激动。73岁的徐文荣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在其他相关人士上台表示自己的支持或者表明忧虑的时候,他的表情也跟着变化。

自两年前向媒体表示“要重建圆明园”,他成为站在争议风暴中央的人物。李坚强在和记者聊起“老爷子”时讲了这样一句:“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对一般人来说,功成名就,应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而且当时他家人也反对。如果没有爱国心,他肯定不会去建。”

徐文荣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苦难童年,风雨青年,奋斗中年,成功老年,伤感暮年,劳碌晚年。在他的解释里,暮年是65岁到75岁,“75岁以后,我就是风烛残年了”。

而他在暮年前面上加形容词“伤感”,是因为圆明新园。他说,20年前就想建圆明园了,重建圆明园是他的最后一个梦想。“我自己拿钱建圆明园有什么错?我是一个农民,我希望通过重建圆明园,长一长中国人的志气,扬一扬中国的国威,我错在哪里呢?”

从一次会议上和导演谢晋的邂逅,帮谢晋的《鸦片战争》做布景建了广州街开始,徐文荣开始做文化产业。他在一篇《横店雄心:追赶好莱坞》的文章中这样表露决心:“我当支书时曾许下诺言:要把横店建设得跟西湖一样美,这一理想已经或正在变成现实。我为此而欣慰,我还要加油。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五年前,他卸任横店集团董事局主席,由其子徐永安接替;去年11月,他又从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会长位置退下。现在,他是横店共创共有共富共享委员会主席,负责圆明新园的筹建。在横店华夏文化园的圆明新园1:1实景“瑶台胜境”采访时,导游说,“我们老板(徐文荣)对这里熟得不能再熟了,他经常清晨六点钟就过来看。”

对于争议,他这样回击:“我是个农民,农民是靠干出来的,横店也不是靠嘴争出来的,是靠干出来的,你争论你的,我做我该做的。我就是从风口浪尖过来的,搞文化,是我的梦想。”

圆明新园总设计张先春 在玩命地设计

他曾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设计师,给六十多部电影设计过场景。和意大利导演贝托鲁齐拍过《末代皇帝》、和谢晋拍过《鸦片战争》、和陈凯歌拍过《霸王别姬》。1982年和李翰祥拍《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和圆明园结缘,直到后来退休后去横店影视城任总设计师和艺术总监,明清宫苑、广州街等都是出自他之手。

专访他非常难得,是圆明新园通报会的前一个晚上,他刚刚忙完会场布置,又见了几个从法国来的圆明园研究专家,着大羽绒服、扣一顶中折礼帽风尘仆仆来到记者的房间,聊了近两个小时,声音洪亮,讲起圆明新园就滔滔不绝:“设计圆明园是相当杂的一件事儿,光建筑学家还不行,还要有很多门类的专家。我觉得搞影视我还可以,搞圆明园,我还是小学生,诚心诚意向各位专家学习。我不是假谦虚,太难了,你今天发现的问题,明天就能推翻。我的设计理念是把建筑的、历史的、文化的、民俗的、企业的东西都融汇起来,但最后看完之后,比圆明园还要圆明园,让别人觉得,中国古建筑是棒。保证出来是古建筑的,是中国的,也是圆明园的。让古建筑专家能评说,又能让游客看到一些东西。让一个立体的,活灵活现的圆明新园再现。”

这不是影视基地

“10年前,我已经设计过一次了。”那个时候徐文荣是想在横店的八面山上建一个圆明园拍戏用。张先春设计了圆明园的几个区后,就跟徐文荣说,这里地势不行,圆明园大部分面积是水,这里是山,不好弄。后来徐文荣就改成修建明清宫苑。

“影视基地是以假乱真,能够拍电影能旅游就行。这次不是这个意思,跟造影视基地不是一个方法。真材实料,有些木头国内没有了就进口。什么地方用什么材料都写明了。他们春节前就在采购了。雕刻是百分百手工,误工费料费钱。”

张先春介绍了自己的设计方法。“尊重历史,尊重样式雷(雷氏家族为清皇家御用设计师,家族几代都是圆明园的总设计,精通江南园林建筑,被同行誉为样式雷)的图纸,尊重遗址的情况,尊重专家的研究成果,最后根据横店的情况来因地制宜。”首先是1:50的模型,是杭景模型公司制造的声光电高科动感仿真的模型。“做这个模型可以锻炼我们收集资料,然后让专家学者来提意见。哪地方对哪地方不对,哪地方可以发挥,哪地方需要改进。沙盘上好改啊,禁忌不会太多。”

第二步是做虚拟圆明园的动画,目的也是听取专家意见。第三步锻炼建筑队伍,1:1在华夏文化园修建占地85亩的瑶台胜境(以福海为中心的圆明园十景)。“这个建筑图都出来了,现在我在解决内装修了。”

内装修最难

问张先春设计中最难的是什么。他说,“内装修。”

“这个景是游园的,那个景是种田的,都不一样。圆明园里三教九流的都有,比如官市买卖街里有耍把戏的,还有庙会,可以说是一个大观园。它包括的不光是一个建筑,还有园林、历史、文化、民俗、商业、经济、政治。里面的人12个月里都干些什么,这是将来都要体现的。”

房子盖好了,里面还有床有灯有陈设。“每一个道具,每一个门窗都要画图。现在是在外装修出来了,内装修还没有。先造完,然后再研究它。资料要一步步去探索。”

“我现在做了一个方外观(乾隆给宠妃香妃修建的做礼拜的地方),香妃做礼拜的时候,乾隆就在对面的亭子里等着她。我们现在唯一的根据是方外观里两块大理石

的阿拉伯语碑文:真主爱阿里,阿里爱真主。但咱也不认识这字,我们就照葫芦画瓢把它做出来了。里头的天花板、墙壁、地毯、柱子都是我把世界其他国家在十六世纪左右的伊斯兰的建筑和国内的所有的伊斯兰建筑都找到后设计出来的。我们还去了新疆找到香妃墓。在动画模拟片子里你就可以看到,专家一致认为,不简单。”

看到瑶台仙境,就能看出我的功夫

很难想象,建成后的圆明新园会是什么样子。但张先春心里肯定有一个画面。“看完肯定就是圆明园。布局可能稍有变化,因为地形有点不一样。”

以前的圆明园当然是没有电灯的,那么圆明新园呢?“里头肯定有路灯,百分之百。灯的样子是老的,现在还点蜡点油吗?你可以去古民居看看我设计的灯,外表不穿帮,但肯定用电灯泡。”

“每个屋子肯定要有开关,把电线都藏起来。有些东西该有电有电,该有电话有电话,该搁避雷针你就搁避雷针,这有什么不对呀?人不能为死人活着,是为后来人活着,但你要把传统传承下来。”

“大水法图画完了,做虚拟现实的时候,去年夏天,收回了两条石鱼,我们马上就改图纸,把两条鱼放进去了,现在在吐水了。凹槽怎么吐怎么弄都画出来了。吸收点东西就改进。”

“福海里有船。现在有很多鹅呀鱼呀的船,我不要那些东西,我弄的全是老的。我不是一个守旧的人,要有想象力,在有根据有原则的基础上加以创造。”

有人说张先春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美工,对于这样的质疑,他这样说:“你们就看瑶台胜境,你就看出我的功夫来了。我是把建筑、施工、古建筑加影视旅游有机融合,我也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方法来做,我不是胡来。”

“我原来的专业是陈设,陈设就是内装修和道具,我是专门研究这个的。现在建筑图都出来了,内装修恰恰是我的专业。”

我现在在玩命地设计

张先春说,设计圆明新园非常累。实际上1996年就开始在筹备,当时参与的人还很少。“走了好几拨人了,做不了了。”现在整个设计团队大约有40人,都是古建筑专家。

“徐文荣很不容易,老骥伏枥啊。他不缺钱,做这事还有风险啊,还要挨骂啊。”

“我经常跟老板说,可能这事没干完,我就去了。老板说,不,你不能死,你死了没人设计!”

在准备设计圆明新园前,徐文荣特地把他的保健医生派来给张先春做全面检查。“他知道这个事情非常不好做,就怕我做一半歇菜了。哈哈。其实我就是血压稍微高一点,没什么毛病。”“家里人绝对是反对,我就说好好话。老婆还以为我在横店有二奶,就是回北京也在办公室里头张罗。”

因为工作,张先春去过圆明园遗址公园无数次,每次都买票。夏天很热,每人就发一条毛巾。画完图再量,量完再来验证。“一张图出来不是一次两次,不知道多少次了。那里每块石头每一个小部件到一块瓦的瓦渣、琉璃是什么烧的,都很清楚。”

张先春说他有一个理想,就是圆明新园建成50年后能成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再过一百年,希望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反正我现在在玩命地找资料,玩命在设计。”